

怀念土窑

◎周长江

那间土窑，在小山村的老宅。

沿着崎岖的山路向西行走，进入大树掩映的村口，一溜长满酸枣树的崖畔下就是土窑。

土窑曾是爷爷的住所，它不宽不深、冬暖夏凉，窑里大大的土炕边永远堆放着待烧的柴火，窑的一个角落长期靠着锄头之类的农具。

在这土窑里，有我难以忘怀的时光。

学生时代，每年假期我都要去看爷爷，和他一起去山坡放羊，一起到田里锄草，一起跑沟里拉水……小山村位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附近，民间流传的古今故事颇多。从年轻时担任村支书的爷爷，肚子里装满了各种奇闻逸事。每天劳作结束，吃完奶奶做的晚饭，他就会走进窑洞，点亮油灯，躺在炕上一边抽着卷烟一边被我缠着讲故事，从唐代将领征战沙场到红军护陵剿匪，发生在当地的各种趣闻被他讲得有声有色，常常让我听得心驰神往、回味无穷。从那时起，爷爷讲的故事便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报名参军是家乡青年的热门选择，我的几位堂哥相继穿上了军装。临去部队前，他们一一到土窑和爷爷告别。看着曾和自己一起玩过的哥哥，胸戴大红花、身着绿军装是那样光荣威武，我羡慕极了，随即告诉爷爷，长大了也要去当兵。爷爷用他粗糙而温暖的大手摸着我的头，嘱咐几位哥哥，一定要像故事里的英雄那样干出个名堂来。1996年的冬天，我报名应征。爷爷得知消息后，竟在窑洞里坐卧不宁，隔上几日就要问父亲我脸上有没有，分到了哪里？当我穿着崭新的军装出现在爷爷面前时，他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平时很少喝酒的他那天主动在饭间拿出了酒。

到部队后，因工作关系我回土窑的次数极少。有一年，爷爷的耳根长了一颗肿瘤，在甘肃工作的叔父将他从陕西老家接到兰州治疗。得知爷爷做手术住院，我随即搭上班车去看他。爷爷没想到在陌生的异地他乡，会见到我这个当兵的孙子。我坐在爷爷的病床边，爷爷满眼欣喜地看着穿军装的我。他说，家里先后有五个人参军，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，在部队一定要好好干，努力为家族争光。听着爷爷的话，我在他慈爱的目光里看到了殷殷的期望。后来，他病愈出院返回老家，又让人给在军营的我带话，说我爱吃的杏干在土窑里给我留着，村里一个当兵的小伙立了军功……我被爷爷的话温暖而激励着，在军旅路上坚定地走过二十余个春秋。

那年，爷爷撒手人寰，噩耗传来的中午，心里难过的我一个人静静待在军营的宿舍，任凭泪水在脸上长流。之前他还说要到我的部队看看，谁能料到老人家说走就走了，生死离别前我们也未见上一面。给单位匆忙请完假，回到山村的土窑已是第二日。在置满鲜花柏叶的棺槨里，我见到爷爷脸上那丝无遗憾的笑。环顾熟悉而亲切的土窑，我在一片哭声中又一次泪眼蒙眬，仿佛看到了往昔窑洞里的爷爷和我，我们一起摘来梅杏砸核吃仁，一起捉来毒蝎养在罐里，一起坐在炕上分享欢乐……

土窑是我从军梦的发源地，爷爷是我投身军旅的启蒙人，没有土窑，没有爷爷，就没有至今仍在军营摸爬滚打的我。初秋，单位换发新式军装，我特意照了一张军装照，并把这张照片夹进土窑墙壁上的相框里，想让爷爷看看我现在穿军装的样子。在妻子的建议下，我把政府先前发放的光荣军属牌挂到土窑的门旁，这是我给予爷爷最好的勋章。

爷爷是土窑永远的主人，土窑是家族发展的源头。几十年间，我的父辈和兄弟姐妹怀着理想，在社会多个领域拼搏向前，不管是头生白发的长者，还是青嫩如葱的少年，他们都像蒲公英一样把孕育生命的根系永远培植在最初的土窑，埋在心底最难忘的还是土窑的亲切，留在心头最难舍的还是土窑的淳朴。

再回山村老家，走进那孔留着火炕不再住人的土窑，看着遗照上微笑的爷爷，想起土窑里的旧日时光，仿佛觉得爷爷不曾离开，他点燃的艾草还在炕头弥漫着袅袅青烟，他披亮的灯火依然在黑暗中熠熠闪耀。

风物志

家里的老财柜

◎辛发强

从我记事起，在父母亲卧室炕靠墙的部位有一个柜子，高约一米二，长约一米七八，半米多宽，全身涂着油光发亮的枣红色油漆，外面挂着一把锁子。大凡家里有点贵重值钱的东西，都放在里边。人们叫它银柜，也有人叫它“财柜”，就是说它是一家的藏宝库。

这个老财柜在我们家还有另一个功能，那就是我们的课桌，我们小学的家庭作业都是趴在这个柜子上完成的。记得母亲那时候是村干部，还兼村上扫盲班的教师，学生的作业她也是在这柜子上批改的，我们还常常为这个“课桌”你争我抢。

说是财柜，也是母亲的锦囊，比如为了记住儿女的生日，母亲在柜子盖板背面依次工整地记着我们兄妹四个的出生时分，虽则过了五十多年，依然清晰可见。

每到腊月，父亲就会把过年招待亲戚的瓜子花生买回来，放进柜子锁起来，过年时招待客人。有一年，尽管吃了父亲分给我和弟弟的瓜子花生，但我总觉得不够过瘾，望着柜子上的铁锁，我真想把它砸开再弄点吃吃。一天，我和弟弟惊喜地发现财柜上

的锁子开着，然后每人满满装了一裤兜的瓜子花生，感觉自己是最富有的人。我俩满村子转悠着、炫耀着，后面聚集起越来越多的小伙伴。我分给他们几粒瓜子一个花生，他们就特别听我的话。我像大将军一样，指挥着他们“左冲右杀”。多年以后我才知道，那是母亲不忍心看我俩嘴馋的样子，故意不锁柜。

每年的除夕夜，母亲就会像变戏法似的，从财柜里把我们兄妹几个的新衣服新鞋子都拿出来，还给我和弟弟一人一个火车头帽子。我们几个都会抱着各自的新衣服睡觉，盼望着天快点亮，好穿新衣服去炫耀。

那时村里夏收，最怕雷阵雨，弄不好遇上一场雨，麦粒就会发黑变质，重则发芽。所以，村里就炸油条油饼分给干活的人，让大家有精力夜以继日地抢收。每每母亲领到油条油饼只是尝尝，然后拿回家藏到柜子里，等我们兄妹几个回来分给我们吃。

记得上世纪80年代，父母亲为了我们有个宽敞的家，倾其所有，在村里盖起了为数不多的二层楼房。记得搬家那天，我们用架子车拉着家里唯



一的一个大物件——老财柜，既是搬家具，也把它当作一个展示台，在上面搁上一个寓意新屋落成、有吃有乐的大锅盔，在街道转来转去，边走边分给路人吃。

如今，虽说父母已经过世，但每当春节临近，我们兄

弟都会带着儿女，赶回老家过年。

每回家一次，首先看到的就是父母屋里的老财柜，它多么像健在时的父母，既装满了我们家的财宝，更满载着我们家的幸福与欢乐。



犹记麦苗香

◎王艳茹

那一年的春风，如雾如纱，轻拂人面。

那一年的春雨，如丝如缕，润泽大地。

那一年的麦苗香气，清新如昨，萦绕心田。

二月里，惊蛰一过，仿佛是在不经意间，整个世界褪去了冬的寒气，大地一片新绿。草木萌芽，燕子归来，在万缕春风的抚慰下，一个满眼春意的世界，正款款而来。而这一场盛大的仪式的主角，是麦田，它们经过了一冬的休眠，积蓄了全部的力量，正等着春天的呼唤呢。

春来麦苗香，天气回暖，麦苗返青，绿茵茵的，随风飘摆。随着麦苗生长，杂草也多了起来，所以需要人工除草。村里以种植小麦为主，农户家家都有专用于锄草的小板凳和小锄头，有一把灵巧的小锄头，锄草时半半功倍。我很喜欢跟着大人去锄草，拎起小板凳，手拿小锄头，三步并作两步蹦跳着就跟着走了。

我们这个村子小，在半山坡上，坡地多于平地。记忆里，我家的麦田在山坡的梯田上，天高地广，视野开阔。对面是邻村，也还是山，还是梯田，一层一层全是麦田。绕着山腰弯弯曲曲，形成特有的纹路，浅蓝色的天空飘着丝丝缕缕的云烟，山地沟壑绵延，整体的画面极具艺术美。麦田里绿意盈盈，身处其间，闻着麦苗混杂着泥土的田野气息，感觉特别踏实、满足。

大人们锄草手脚麻利，甚至一并给田里松了土，只要是锄过的地方就像是给人新理了发，原先胡乱疯长的苗子变得清爽又整齐。我却不行，须得小心地拨开麦苗再下锄，手轻了，草没除掉，手重了怕伤着麦苗，更何况有些草长得和麦苗很像，或者直接和麦苗长在一簇，只能用手拔。即便如此谨慎，还是会锄错，看着被自己锄掉的好苗，心里就难免有些自责的情绪。春天的空气干燥得很，麦田里也是，自己锄不好，就越发气馁、急躁。不时有麻雀飞来，有时候三两只，有时候是

一群，我想这些小鸟多好呀，想飞哪里就飞哪里。

春天雨少，但只要下，不管是大雨、小雨，对植物来说可遇而不可求，所以说春雨贵如油。一场场春雨，丝丝缕缕飘洒着，这天降的甘露，麦苗渴盼已久，它们会抓住机会，痛痛快快地喝个够。它们真的是在喝水呀！不然你在雨后去看，原本嫩弱的苗子，忽地一下就硬挺了起来，茎秆长高了，叶子变得油亮亮的，宽厚有力，无边的麦田像新染了色，绿意浓浓，这勃勃的生机令人欣慰。

雨后的麦田，那香气又变得不一样。麦苗经过了洗礼，绿得无边无际，生命最初绽放的气味充分释放，通透而干净，沁人心脾。空气变得清爽，原本焦躁的土腥味被洗掉了，那尘土重归大地，安安分分地睡在母亲怀中。经雨水浸润过之后，泥土颜色变深，积蕴着生发的力量，透着丝丝的甜。

生长在乡村田间，我从小眼儿见着大人们成日里辛辛苦苦劳作，对于各类农事活动耳熟能详。也经常跟着大人在田野、山川里行走攀爬，那山间的小径、野地里的凉风，那些野花野草以及附着其上的清凉的露水，对我来说不是干巴巴、空荡荡的词语，而是切实的触感，烙印在记忆深处，丰沛着我一生的情感与理想。

有着这样的童年的我，何其幸运！

前几日和孩子们路过一片麦田，我们在田边逗留了许久。蹲在地上挖土，捡石头，拔草，找虫子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我给他们讲了麦子播种、生长、收割的过程，告诉他们初春的麦苗刚开始生长，是它最娇嫩的时候。小儿子在麦田边发现了一丛小芽，用两只小手轻轻地拨着土堆在嫩芽周围，对我说：“妈妈，这里有一些小苗苗，这些小苗苗真可爱，就像我刚生出来的时候一样，我们一定要爱护它们！”

风吹过来，麦苗随风摇曳，我又闻到了那久违的香气，它们仿佛听懂了我们说的话。

家乡俗语 liezhe 猜想

◎袁敏杰

有乡党问及家乡民间方言俗语“liezhe”相对应的应该是哪两个汉字？说实话，我此前还真未注意和琢磨过。

西府方言“liezhe”“liezhe”之说，约定俗成就是办事情干活儿利落、利落、麻利、干脆、敏捷、有窍道之类意思，一时还真想不出相对应的合适汉字。想了想，不妨先将“liezhe”想象为古代老祖宗口语里的古汉语文言句式词语，“liezhe”“liezhe人”其中的“zhe”理解为人称代指“者”，顺着这个思路，我查阅了辞典“lie”字，却似乎也找不出适合对应家乡利索、利落之类意思的汉字，比较之下，似乎也只有“刃”字还算搭界。“刃”：“有力”的意思，故而是是否可以与“者”组词“刃者”，意为“有力者”“有力的人”。琢磨之下，似乎与家乡方言口语“liezhe”“liezhe人”的意思可以契合，且有契合的逻辑。有

力的人，干事才能利索、利落、麻利、敏捷、干脆、有窍道嘛。故而，“liezhe”“liezhe人”，是不是可以书写为“刃者”“刃者人”呢？当然，这也只是我自己的琢磨与猜想。

古人留存下来的一些古汉语文言文词语，千百年来乃至数千年来口口相传，遂约定俗成，老百姓明白其中意思，也随口而说，至于是什么字、怎么写，也就忽略不计了，更未必想过，况且，祖辈们多是文盲，明白意思就是了。

由此说开去，家乡的方言俗语，多是祖祖辈辈世代代口口相传留存传承下来的，且多有古汉语文言文古风古韵，实际上也是民族语言瑰宝，不仅说起来别有一番情趣，而且是在享用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古人的柳树情

◎黎芯

多株，还有古杨树12株、老榆树1株，古朴庄重，令人心生敬意。不系舟旁那株古柳最为引人注目。树下有一石碑，上书“东坡植柳处”。这株柳树树干遒劲而粗糙，两人手拉手合围也搂抱不住，称它为“柳树王”一点也不为过。相传苏轼曾在此种下许多柳树，但随着时光流转、岁月变迁，大多已不复存在。后来苏轼到杭州任职时，主持筑起至今闻名的西湖长堤——苏堤，为后人呈现出“植芙蓉、杨柳其上，望之如画”“东风二月苏堤路，树

桃花间柳花”的美景。

沿着东湖堤岸继续前行，你还会发现两株古柳，虽没有东坡柳久远，但也颇具沧桑感。一株是林则徐手植柳。清道光二十一年，湖广总督林则徐禁烟之后，迫于英军压力，道光皇帝以林则徐将他流放新疆伊犁。流放途中路过东湖，林则徐深深陶醉在东湖的美景中，于是在东湖旁亲手栽植了这株柳树，虽历经百余年来风吹雨淋，但它依旧巍然屹立在东湖的粼粼湖光里，向游人诠释着民

族英雄“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之”的铮铮铁骨。

东湖内的另一株古柳就是受游人称颂的“左公柳”了。这株古柳矗立在湖心的君子亭畔，枝干突兀，树身、树枝多处疙疙瘩瘩，数人才能合抱。随着时光流转，树洞清晰可见，但树洞的旁边，又新长出翠绿的枝条，树冠青翠，枝条下垂，向后人昭示着左宗棠与将士们团结一心、誓死抗敌的浩然正气。

古人的柳树情结，深情又饱满，植下了希望，收获了清荫绵长。